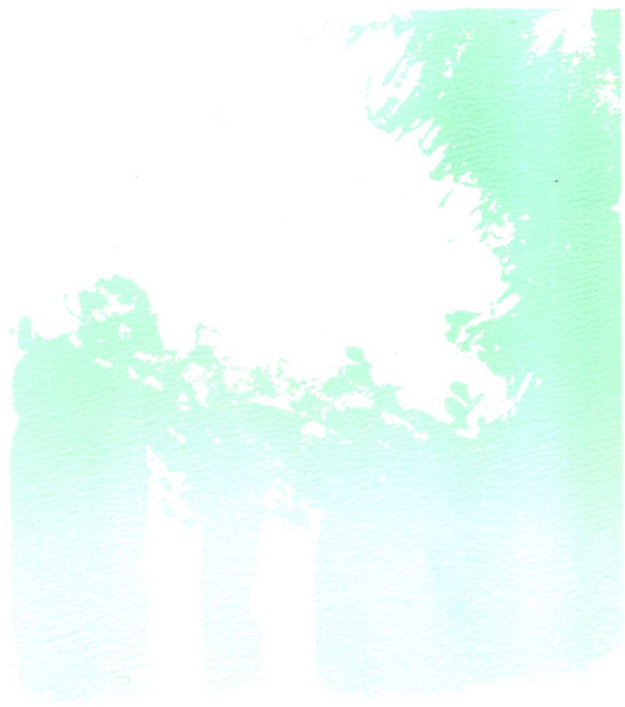


中国散文档案 · 先锋文丛

黑陶散文

HEITAO SANWEN



# 绿昼

LÜZHOU

“扛着锄头吸着劣质纸烟的步行农民。巨大铁锅。马匹。各种科属碧绿闪光的植被。高高的灰白马头墙。大肚子的孕妇。费力驶过洞滩的喷烟手扶拖拉机。古老的雕花的床。短矮的砖砌烟囱。星群。猪。甚至，还有鲜红的日出……揉揉着，翻卷着，在红色的、土壤的、劲猛的、东南中国的漩涡里。一种壮美，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你们，有没有目睹？”

鹭江出版社

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 | 黑陶散文

# 绿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昼:黑陶散文 / 黑陶著. —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6. 12

(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

ISBN 7-80671-535-5

I. 绿... II. 黑...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868 号

**绿昼**

黑陶 著

出版人 / 杨迅文

主 编 / 桂苓 刘琅

项目主持 / 江金辉

责任编辑 / 刘奇俊

装帧设计 / 海云书装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635×965 1/16

印 张 / 21.5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71-535-5/I·74

定 价 / 28.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 > > > 目 录

### 第一辑

|               |     |
|---------------|-----|
| 少年忆           | 3   |
| 南街与时间         | 26  |
| 往丁蜀中学之路       | 42  |
| 一个背书包的少年在寂静行走 | 48  |
| 八月空旷          | 50  |
| 镇江            | 52  |
| 像夜晚一般狰狞的粉尘    | 54  |
| 河边仓库          | 55  |
| 漫长清贫生活里的美好一刻  | 56  |
| 收音机           | 59  |
| 合新厂           | 60  |
| 姑苏            | 64  |
| 兄弟            | 75  |
| 生涯备忘：看黄河      | 82  |
| 雪松与钟楼的年代      | 94  |
| 时间的形式         | 104 |
| 飞翔            | 110 |

## 第二辑

|             |     |
|-------------|-----|
| 南方          | 119 |
| 幽暗          | 129 |
| 塘溪, 塘溪      | 133 |
| 苏皖交界地的星空    | 139 |
| 黟地          | 143 |
| 大海拍撼近旁的世俗生活 | 152 |
| 旧街          | 160 |
| 海子家乡: 黄昏和夜晚 | 165 |
| 呼吸在湖水的绿荫之下  | 172 |
| 一千根柱子的房屋    | 178 |
| 夜晚的印痕       | 185 |
| 桃花潭边        | 189 |
| 三种颜色        | 194 |
| 轮船码头湮没史     | 198 |
| 华美破败        | 205 |
| 船屋及其他       | 210 |
| 五祖寺之夜       | 214 |
| 缓慢的, 古老的    | 220 |
| 私人金陵        | 226 |
| 倾斜并且尖锐的阴影   | 230 |
| 夜叉          | 240 |
| 南方中国的雨      | 244 |
| 洪水          | 246 |
| 镇           | 249 |
| 童年方言的地域     | 253 |
| 蠡河          | 254 |

雨意浸渗的岁暮故乡 257

### 第三辑

- 幻见录 263
- 破碎的火焰 268
- 投影,或跳跃的克利 273
- 天堂是一座图书馆的类型 278
- 晚年海明威的两张照片 281
- “永远是在有痛觉的状态下活着” 285
- 美的低诉,疼痛而又幸福 288
- 让珍藏的大地处于远方 293
- 壮烈的蓝色荒凉 295
- 卑微的反抗者 300
- 结好自己的桃子 301
- 时间之伤 302
- 幽凉汉语的面影 304
- 从未飘逝的灵魂 306
- “我用词语的幻觉……” 313
- 诗人立场 316

### 附录

地域写作与黑陶的南方(访谈) 329

## 第一辑



## 少年忆

(一份备忘)

我诞生于南方火焰灼烫的阴影里。从我由母腹落地的具体地点，到烧制陶器的熊熊隧道窑焰，距离不足百米！因此，初涉人世的我，第一口呼吸到的，就是火焰的光影。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三，晴天，正午十二点左右。原先我的出生日期估计是在腊月（在腊月，大肚子的母亲已无法下河埠淘米洗菜），结果拖了整整一个月，直至过了春节。那天，一个潘姓的接生女医生，在父母租居的毛家披屋内，帮助我（十斤！）第一次看到了亲人和世界。我应该算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我上面有大姐和二姐，在大姐和二姐之间，还有一个生下即不幸夭亡的男婴。我们租居的毛家披屋，坐落在松竹青翠、残存龙窑遗址的蜀山南麓，国营江苏宜兴合新陶瓷厂的厂区内。所谓披屋，即是简陋搭建的临时建筑，这里早先做过工厂的食堂分部，后来堆放杂物。作为外乡人的父母，以每月两元钱的代价向当时拥有此屋的毛家（丁蜀镇的做陶大姓）租居了它。在我现在的朦胧印象里，只感觉这个披屋空敞、阴暗（租下后父母用芦席草草分隔了空间），还有两三根很细的木柱子竖立在从玻璃天窗斜斜射下的白亮光线里。三十七岁的父亲和二十九岁的母亲有了儿子，他们的内心和外表都是欢喜的。为了表达这种欢喜，生活拮据清贫的他们，向熟识的街坊同事分送了整整五百个红蛋！——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五百个红蛋！而且，父亲在窑务车间的六十

位同事，每人除了两个红蛋外，还另有一碗盖了一块大肉的面条！在此之前，长我七岁的大姐曾不停地在外炫耀：“我爸爸妈妈说了，我有了弟弟我们家要办‘水酒’！”碰巧，生我的那段时间，父母正好收到了九十元的一个“会”（“会”，民间自发组织的一种小规模金融信贷形式），于是，人穷志大的父母果真用它办了两桌“水酒”，实践了我大姐炫耀式的“诺言”。

我记得釉水缸寂寞排列的寒冷的故乡冬暮。家屋门前，是陶瓷工厂成型车间的水泥晒场，无数块放置着一件件泥质陶坯的长条木板，在下班前已被工人们（成型工人一般多为浑身泥浆、束围裙的蓝装妇女）抬回室内，晒场一下子变得那么空旷！只有中间一排圆鼓鼓的釉水缸，依然静立原地，在等待即将降临的寒夜——缸内，金黄的釉泥沉淀，泥上一层清水，又一次慢慢结出丝丝缕缕的美丽冰纹。太阳看不见了，天地间朦胧的暖意黄光也在逐渐敛尽。只只釉水缸浓重的阴影里，幼年的我在寂静走玩。——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

陶器和火焰的工厂区域（并存有众多幽暗荒僻、少人涉足的神秘角落）。一次午饭之前，在碎陶片夹杂废泥坯的垃圾箱中发现一只被弃的干枯破草鞋，戴着淡青围兜的我把它拔了出来，用绳拖着，穿过半个已经无人的厂区，拿回家给父母“烧火”（烧饭）用。——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二。

经常，在讲话的尾音里，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和父亲的是如此相像！一种血缘的奇妙联系。父亲曹正洪，一九三二年农历四月十一出生于江苏宝应城郊农村。祖父曹万富和祖母朱氏育有三子一女，父亲排行老二。八岁时父亲开始帮人家带小孩，“小人要我抱，我自己也想要人抱我；小人哭，我也哭。”十二岁，到一家富农人家做小伙计，放鸭、放牛、养猪等。“逢到天要下雨时，人要躲雨，鸭要下河，人发火，鸭在水里开心！有一天火了，就用竹竿敲死两只鸭。怎么办？天黑了，自己又害怕，也不敢回家，就怕老板打和骂！”这样

做下来，父亲也只是“混自己一张嘴，没有工资，共做了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七岁时，经人介绍，父亲到宝应县城一户人家里学箍桶。师傅很刻薄，父亲白天跟他挑担子外出做生意，晚上回到家还要做繁重的家务，替师傅倒便壶，帮师母娘拎马桶更是每天的必行功课。天天如此，父亲遂决心暗中“抵抗”一下。“有一次是夏天外出做生意，在杨树上捉了一只刺毛虫，回去后涂在师母娘马桶口上。师母娘一坐，屁股立刻肿胀。师母娘在骂人，我们在暗中笑。”对待苛刻的师傅是这样的：“有一次帮师傅倒便壶时，偷偷用洋钉把便壶底钉个洞。师傅到冬天把便壶提到床上用，上面用，底下全部滴在床上。师母娘脚一伸，朱二（师傅名字）不好！脚头这么潮！结果师傅把我们徒弟三人叫起来审问，大家都不承认，师傅不管三七二十一各打二十大板！”后来这户人家知道父亲会出主意，便起了黑心，将父亲卖了壮丁，卖给国民党部队挑炮弹。那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月份是秋天，晚上八点钟从宝应出发，开向淮阴，北上到泗阳、宿迁、沭阳等地，跟解放军打仗。在沭阳，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挑炮弹人员全部被包围、俘虏。”解放军优待挑炮弹壮丁，给父亲他们发了三天的干粮，让他们各自返家。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父亲十八岁。由于家庭贫困，父亲帮人家割稻、割芦柴，到私人酒厂做伙计，以此度日。一九五三年二月，父亲经三叔曹万寿（当时是一位部队首长的警卫员）介绍，过长江来到镇江地委办公室工作。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四年中，父亲在镇江地委分别任过公勤员、通讯员、油印员、机要员等职。这四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感光荣，也是具有转折意味的岁月。在那段岁月里，父亲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文盲青年，经过刻苦自学，变成能够写信读报的为国家做事的工作人员。影响延及至今，现在的父亲依然那么热衷于读报纸看《新闻联播》，依然那么热衷于关心远在天边的国家大事（现在想来，我少时所受的文学熏陶，跟我们家由父亲长期订阅的《解放日报》的“朝花”文学副刊——午饭时我总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报——有着极大关系）……一九五七年，镇江地委机关精简机构，父亲申请到基层。那年十月，二十六岁的父亲，只身搭乘长途汽

车来到了江苏省最南端的一个陌生县镇：素有“陶都”之称的江苏省宜兴县丁蜀镇。（此节引文均录自父亲写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风雨六十八年》）

一个贫家女孩，整天坐在湿漉漉的长木盆里，在镇江金山寺的菱荡里替寺里摘菱——这是我脑海中最鲜明的母亲少女时代的形象。十岁丧母，十三岁亡父，一生艰辛劳作的母亲，几乎是二十世纪中国南方底层妇女的一个缩影。母亲崔德华，一九四〇年农历九月十九出生于镇江金山寺畔一户有二三亩地的农民家庭。外祖父崔有理和外祖母郑顺英（早先是外祖父家的童养媳）共生有三个女儿，分别叫德华、德珍和德凤。生母亲时，外祖父才十九岁，外祖母二十岁。德凤生下半年后，外祖母不幸病亡，一周之后，德凤也随之夭折。在外祖母死去的当年，外祖父续娶了一东北逃亡地主的女儿（叶素莲），叶氏随后生下一女（德秀）。母亲十二岁那年八月，外祖父曾死过一回，黎明鸡叫时断气，但是到日头落山时却又活了过来。活过来后讲，是老祖宗保佑，他们说家里三个女儿还小，你就再拖年把吧。还对母亲她们说，你娘顺英在门外，想看看你们，结果母亲她们吓得都不敢出去。果真，外祖父又活了一年，还给母亲添了一个遗腹子弟弟德荣。他是八月去世，德荣十二月出生，因为在娘肚子里听到其父入殓时的钉棺材声，所以德荣小名“钉子”。外祖父死后，叶氏又另行招人（赵福华），他们又生有二子一女。亲生父母双亡后，母亲在家里也挑起了劳作的重担。每天天不亮到自家地里弄菜，然后挑着菜担到镇江城内小码头菜场出售。据母亲讲，买菜的老主顾都知道这个丫头命苦，都照顾她生意，所以每次她的菜都卖得特别快，价钱也不低。如此这般，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同样是只身一人到宜兴丁蜀镇与父亲会合成婚为止。那一年，母亲十九岁。

母亲来宜兴之前，父亲曾致信母亲，详细介绍来宜兴路线：先乘长途汽车到宜兴，再由宜兴转车到丁山（丁蜀镇）。那天，父亲到

丁山车站买了到宜兴的车票，准备去接母亲。正要上车时，忽然发现，一辆刚刚驶进车站的汽车上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原来母亲照着信上的指点，一个人摸到了丁山！真是太巧了！如果相差几分钟，两个人就要擦肩而过了。

父母在宜兴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新婚之床是一张搁在四只大陶罐上的竹床片，所有碗筷锅灶都是临时置办起来的。父母的第一个租居地是蠡河边上的“癡祥林”家。“癡祥林”姓周，他是父亲的烧窑师傅。我还记得那间临河小屋的样子（父母搬出去后一直与这家保持来往，我小时候常去拜年），阴暗、局促，透过一小块窗户，可以看见就在窗下的白花花的蠡河。随后，又在同处于蠡河河沿的蜀山南街上住过三个地方。那条明清老街上的每户人家都是木排门，家家相似，以致母亲做花盆夜里回家时很难摸到家门。再后来租住的，就是二姐曹雪萍和我的出生地：毛家披屋（大姐曹丽萍生在丁山联合医院）。在毛家披屋之后，我们住的是披屋东面约五十米的一间废弃烘房（原为烘干泥坯所用，冬天，低矮房檐下所挂的硕长冰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最后，是父母为了告别长期以来寄人篱下的生活，发狠于一九七七年建造了他们至今住于其中的、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丁蜀镇东坡路186号的白墙黑瓦的两间新房。造屋时，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六十元钱！不够处，全靠亲友借贷相帮而成。新屋上梁之时，杀了自家圈里所养的一头猪，以此正好置办了上梁酒。新屋当时的位置，是立于蛙鼓阵阵的葱绿田野之中，屋基是自家的自留菜地。而今，老家的房子已深陷于杂乱的厂房、民宅、烟囱和灰尘的道路之间，昔时葱绿的田野已不复可见——一种小小的故园沧桑，在此我也得到体味。

在宜兴，瘦小的父亲先后被分配参加过肃反、深批“五一六”、办学习班等工作，做过烧窑工、驳运工、发货工等，经受住了现实和生存两种火焰的灼烤，最后完成了一个坚韧陶工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五月从国营江苏宜兴合新陶瓷厂退休后，父亲又分别被合新厂和陶瓷公司留用，直至一九九九年三月正式退休回家。母亲到宜兴后，曾在宜兴紫砂工艺厂做过陶器，然后下放，一番周折后在宜兴

周墅公社红阳大队蜀南生产队务农，后又在务农之余，到一家最为野蛮、最噬人身心的“社办厂”——粉尘弥漫呛人的“红阳矿产品加工厂”碾过石粉，直到一九九七年四月才彻底告别劳作，回家息养。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如电而逝，作为两个外乡人的父母，在漫长的底层辛劳挣扎中，他们的口音已经变成了几可乱真的宜兴方言，但仔细辨听，仍可察觉出他们语言中所残带的各自的乡音痕迹。

岁末忆写此文，不禁联想起少时过年的情形。在那种即使是孩子也能真切感受到的底层家庭的单调贫寒岁月中，过年是我所渴盼和遭遇的甜蜜部分。我总觉得，最激动内心的过年时段，是在大年初一之前。那种激动甜蜜的过年氛围，由一桩桩具体、细微的事件逐步累积、酿浓。其一，牵磨。一般是在每年的腊月二十左右，家里会跟邻居借来石磨，为做过年团子而准备米粉。隆冬时节，滴水成冰。但牵磨那天，就是孩子，也没有一个贪恋热被，总在凌晨三四点全家就全部起床。俗话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不过对于一年一次的牵磨，我们不仅不感到苦，反而人人都是欢喜十分，轮番上阵，说笑不断。一副木制长长的三角形推磨架，一头连在磨柄上，一头平吊在屋梁上，由我们推拉。磨扇欢快地旋动，晶莹的米粒缓缓地被掸磨帚扫进磨眼，转瞬变成了白雪似的米粉纷纷落进竹匾。有时恰逢屋外飘雪，父亲总会讲起那则古老而寓意丰富的传说：早时候，天上飘落人间的并不是雪，而是米粉。因此，下界人人都过得非常富足。一年新春，天上司洒米粉的神仙化装成乞丐下凡，来调查人间情况。衣衫褴褛的他颤颤巍巍走到一户人家门前，问主人讨一点吃食。那位肚大面红的男主人粗暴地拒绝了他，转身却将一大张热呼呼的米饼当作尿布，贴上了他孩子的屁股。从此以后，天下飘洒人间的再也不是米粉，而变成了落地即化的雪水……天亮了，米粉也已牵好许多。牵磨那天的早饭，肯定是用新米粉搓的实心圆子。雪白的米粉圆子在汤碗里显得晶莹剔透，蘸上白糖咬在嘴里，滋味甜透了！其二，杀猪。家里似乎一直是养猪的。一年养两头，年中卖一头，以此为家中添些东西；年终杀一头，用以送人情

和自家吃。杀猪异常热闹，请刀手……喊人帮捆……猪的惨叫……溅血……抬上手推板车，带上稻草……烫猪……剖猪解肉……大头竹篮里盛放好新鲜猪肉回家。杀猪时我必是跟着父亲完成全部过程的，而且总是喜欢抢着推板车。杀猪日的晚餐台子上，一碗大蒜炒猪肝，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必定引得我们喜笑颜开！其三，掸尘刷墙。将鸡毛帚或新笤帚绑在长竹竿上，把房屋四周高处的灰尘掸扫干净；再将所有贴墙的物件搬至屋的中心（一些已经沾满灰尘蛛丝，以前遍寻不到的书簿笔玻璃弹子某封皱折的信等等小玩意又会重现），掸去蛛网，然后，朝墙壁上刷石灰水。潮湿的壁是褐黄的（干完活后的身上、头上、地面不可避免地沾上斑斑驳驳的白点子），等到午夜干透之后，灯光照耀下，满屋一派亮堂、令人心喜的洁白！家也好像大了许多！年的气氛便愈加逼近。其四，做团子。非常大的竹匾平摆在两张长凳上，占据了屋内的大部分空间，母亲、姐姐或者一两位帮忙的女邻居围坐在匾的周围，揉米粉，弄馅心，搓团子。灶间则柴火喧炽，水汽蒸腾，这是父亲在忙着上蒸笼。我爱吃“甜油酥”的绿苕头团子（由一种经石灰水沤过的家乡植物的绿叶子揉入米粉而成团子皮，馅一般是红枣猪油花生仁、细豆沙或甜芝麻）。绿绿的团子真香啊，这是混杂着流油的馅和野地植物的清香！黄昏之前，团子全部做好，那时家中的桌子上、长台上、大小竹匾里，摆满了白白绿绿、顶端点了鲜艳洋红的尚未冷透的团子（以团子顶端的捏鼻头、尖鼻头、无鼻头来区分所包馅心），人需侧身才能行于家中。其五，若干年货的购买。年前几天，每次从外面回家的父亲总会带回几样东西，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年的一步步来临。有时是用旧报纸捆好的“索粉”（粉丝）和用一根麻线串起的几块金黄肉皮；有时是金针菜（供母亲烧“花几菜”用——春节期间的早饭菜，主要原料是盐菜、百页、金针菜、黄豆芽等）和少量的黑木耳；有时是配给供应的糖、肥皂（“固本”、“光荣”）、香烟（“劳动”、“南京”、“飞马”或者是“恒大”、“牡丹”、“胜利”）；有时是百页和油汪汪的油豆腐（香气诱人，忍不住总要偷吃一个）；有时是糖果、“别爬刚”（油京果）、红纸（供塞放给我们

的压岁钱用)包的长条雪片糕和一小包一小包的可口桃酥……其六,买春联、年画和小鞭炮。这些都是我的购买。我喜欢到丁山新华书店去买印刷的春联(年画当然是印刷的),一是字写得好,二是与那些街头春联摊当场泼墨所卖的相比,遇雨不会化水。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买的年画是一组四张的西湖四季风光图,贴在家里的白壁上,非常漂亮。买鞭炮则不去丁山,从东坡书院旁爬上蜀山,在林竹茂密的山脊小道上玩走,再沿小路上山,就到山脚下的蜀山明清老街,在老桥堍畔的南货店里,即可买到我所渴望的、我总是将它细心拆开单放的长长一串红色鞭炮。其七,除夕的事情。早上起来,已可听到孩子们所放的零星爆竹声响,空气里过年特有的淡淡硝烟味道,也随风若有若无地飘来。母亲在起油锅炸鱼,准备年夜饭的冷菜,蜂窝煤球炉上用砂锅炖的母鸡开始升腾香气。中饭按风俗吃馄饨,据说大年三十中饭吃馄饨才有新衣裳穿。馄饨吃好不用多久,外面马路上就变得空荡起来,似乎全世界的人现在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天地间有一种甜蜜的、酒液一样的安静。我们开始用浆糊贴鲜红春联,贴簇新年画——年就要来了!暮色四合时,闭上门户,像所有人家一样,沉浸在一年一度百姓最为强烈的幸福之中!一年中最为丰盛的晚餐(是的,晚餐!平时只是晚饭)之后,两个姐姐和我会换上新衣裳,去隔壁邻居家展示一番(稍大就不肯去了)。然后,就等在灶间的铁锅边上,看父母炒瓜子、炒花生,等待着剥吃香喷喷的葵瓜子、西瓜子、南瓜子和长生果(花生)……

每年,年就要过完的时候(一般是初七八九),父母似乎总要请生产队干部到家里来吃喝一顿。为了这次无奈的请客,有些过年的“好菜”父母总是藏存,不让我们姐弟尽情吃完。请客前一两日,父亲买酒添菜,晚饭后还要出去,前往队干部家里邀约。那天到了,嘴里喷着香烟青雾的四五个蓝色身影拥来局促的家中,他们分别是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贫下中农代表(一个烙上时代印痕的颇具滑稽意味的干部身份)等。母亲在灶上忙碌,父亲席间作陪,我和姐姐们都不愿意上台子,只在灶间帮忙或闲坐。那一天,为了显

示对他们到来的欢迎，父亲几乎总是大醉；酒饱饭足的队干部中也必有一两人踉跄难行。这样的请客表示现在看来实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对同样是生产队强劳力的母亲的工分总是苛刻。队里的妇女队长陈宝芳跟母亲友善，那位杨姓生产队长总是斥她：你跟她好？！她家里过年杀的猪膘头像独头砖样厚的！你跟她好！——这是父母讲到此事至今记忆极清晰的一句话。

那时候我的娱乐生活首先是听广播。童年印象里，在混杂着陶器工场与稻麦农村的老家，随处可见的水泥或木头电线杆上，常挂有一只只银灰色的高音喇叭，喇叭传出的声音，强制覆盖着每个人的耳朵。现在我仿佛听到的，是《社员都是向阳花》的乐曲（正午，路旁自留地里的葵花灿烂，暖熏的阳光使人昏昏欲睡），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你知道吗》节目，是一个名叫胡（吴？）德兰的女播音员所主持的“现在对农村广播”……后来公社在每户农家都安了一只有线小广播，除了临时插播诸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外，主要转播宜兴人民广播站的节目。家里的小广播就挂在仙鹤青松中堂画的旁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所听熟的歌曲，相信我的同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它们有：《我爱你，中国》、《青春多美好》、《要让生活更加娇美》、《满山红叶似彩霞》、《乡恋》、《心中的玫瑰》、《小船，请告诉我》、《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月光下的凤尾竹》等——这些歌曲所传达出的那个特定时代里人们内心的健康、明亮和蓬勃向上，至今让我回味不已。每天晚饭前的广播连续剧也是必听的，仍记得的一部，是反映地下工作者的《代号“白牡丹”》。一般，在一天的终曲《二泉映月》凄清的旋律回荡之前，我们就已入睡。某次年中卖猪之后，父母花十五元钱从供销社买回了一台放四节一号电池就能唱响的收音机，我和姐姐们都高兴极了。在这台纤维板壳子的收音机旁，我听过不计其数的广播剧和电影录音剪辑（极大地锻炼了我由声音而形象的想象能力）；那时候，中午播出的每次半小时的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更让我听得如痴如醉。与听广播相比，我觉